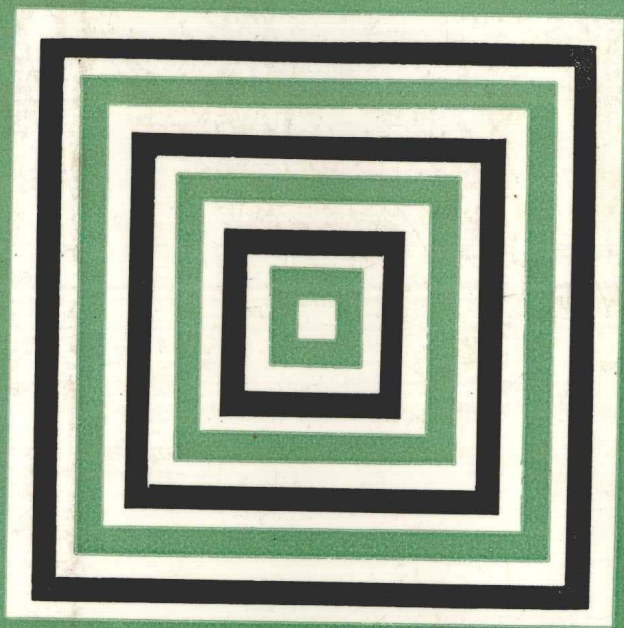


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



著邁之陳

四之書叢學文記傳

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

陳之邁著

傳記文學叢書之四

傳記文學叢書之四（保有版權翻印必究）

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

定價新臺幣六十元

著者：陳 之 邁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

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一一三六號

郵政劃撥帳戶第 000369110 號

印刷者：三文印書館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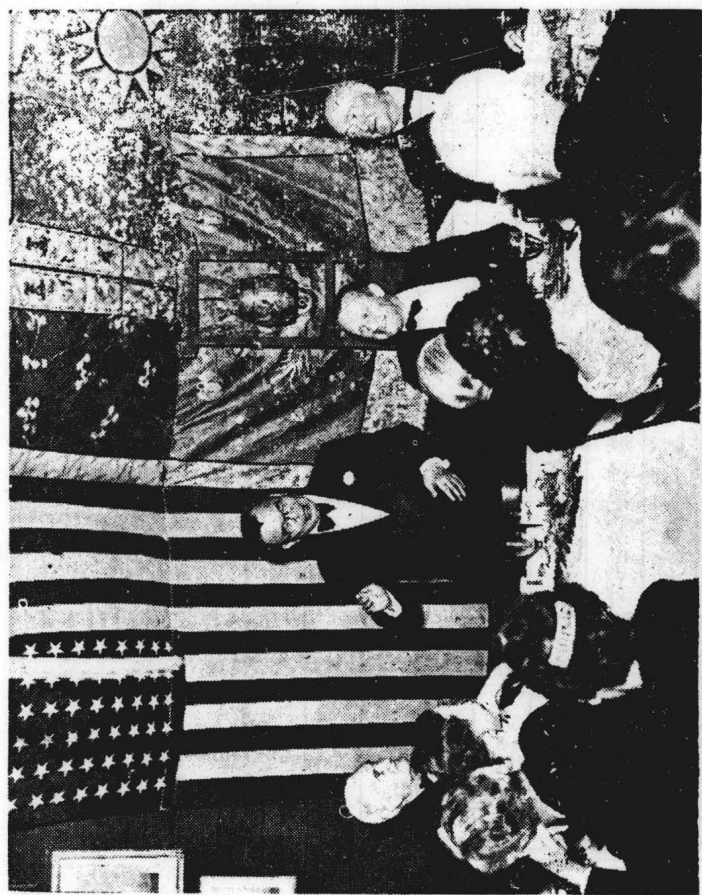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二七九號之二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一日再版

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



蔣廷黻出席聯合國第四屆常年大會（民國卅八年十一月下旬）第一委員會討論控蘇案時所攝。旁坐者爲本善作者。聯合國總部當時設在紐約近郊成功湖，其房屋原爲一個旋轉機工廠。聯合國大廈是時尚未完工。



蘭諾為左其。說演體團國美對樂俱艇游航紐在獻廷蔣日六廿月一年五十四國民
，酒好菜好，賞欣最所氏蔣為合場交社種這。生迪愛長州西澤紐前為右其，員議參
。東拘無而，容內有，事下天談縱

之邁我元 控蘇某文正在研印中，大概能在本月中旬出版。過渡
委員會開會時，擬利用現有材料作補充說明。照目前形勢首
末代表團各人多勉法應付。美國援華以防守台灣及海南
島向這如有學生，請隨時報告。子子即頌
政祺。

弟廷獻 一三二

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辦事處

民國卅九年一月三日蔣廷黻致陳之邁的親筆信。時聯大四屆常年大會
已將控蘇案交過渡委員會審議。當時蔣氏在紐約，作者在華盛頓。



會總國救共反僑華約紐向士博藏廷蔣日十月六年十四國民
 。片照刊所日次於報時約紐為圖此，說演會大立成

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 目錄

沈怡先生序	一
作者自題「哀江南賦序」	一三
求學與治事	一五
論政	二五
對內政的抱負	三四
對蘇聯的認識	四〇
善後救濟	四四

聯合國·····	六三
紐約生活·····	一一八
華盛頓·····	一二八
未能完成的著述·····	一四〇
一個天真的性格·····	一四八

沈怡先生序

生平極少寫悼念文字，悼念愈深，愈下不了筆，愈不知從何寫起。最近六年之中，也就是我回國六年以來，不幸許多朋友知交先後去世。其中最使我悲悼痛惜的，莫過於尹仲容兄、霍亞民兄和胡適之先生；這都是我交誼不尋常的朋友，此生已不可再得的朋友。在觸景生情，在默默哀念，在欲哭無淚的時候，我未始不在想寫一點對他們的回憶，但是一直總沒有寫下一個字。民國五十五年春，自傳記文學八卷三期起，連讀陳之邁兄所寫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一文，使我於感動、擊賞、敬佩之餘，尤增無限的自愧。

同年六月，之邁兄由澳洲返臺述職，在一個酒會中遇到了他，我對他在傳記文學

所發表的那篇文章，表示了由衷的欣賞與敬佩。承他告訴我，此文不久可以登完，即將出單行本，接着便說：「這樣你就替我寫篇序文吧！」我爲之一驚，爲之躊躇至再，經不得之邁一再催促，我雖是允諾了下來，但真不知道如何下筆。因爲我從來不願意隨隨便便寫敷衍的文章，尤其爲這篇不尋常的作品寫序，更須要好好斟酌，這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但之邁既如此的屬望於我，寫得好，寫不好，是另一回事，至少對他這樣的盛意有了個交代，同時也表示了我對廷黻先生的一點追念和敬意。

我以爲之邁能寫出這樣一篇不落窠臼的好文章，是有不少原因的。從之邁文中，已可看出他和廷黻先生那種不尋常的交誼。廷黻先生是民國十八年受聘爲北平清華大學教授，之邁則以清華出身，於民國廿三年回母校任教，由此他們開始相識。不久，廷黻先生到南京去擔任行政院政務處長，就在此時，之邁受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會之聘，考察地方行政。之後，廷黻先生去了蘇聯當大使，民國廿七年從蘇聯回來重任政務處長，這時政府已遷重慶。在抗戰這一段時間，他們又同在重慶。民國卅二年廷黻先生奉命辦理聯合國善後救濟事宜，擔任了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（簡稱行總）署長，而之

邁則被派到駐美大使館工作。民國卅三年六月，他與廷獻先生同在華盛頓，還同住在一所公寓裡。後來之邁任聯合國糧農機構我國代表，也是出於廷獻先生向政府的建議。由此可見對於善後救濟這一件事，在對外方面，之邁和廷獻先生是當時真正的聯手。在之邁文中，還有一段重要的記載，敘述他們在從事這個工作中所遭遇的不自之冤。廷獻先生是在民國卅六年開始擔任聯合國我國常任代表，那時之邁名義上雖仍在駐美大使館工作，但他的主要任務還是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（簡稱聯總）及其連帶的機構有關，一直到民國卅八年才告一段落。和聯總及其連帶的機構結下如此不解之緣，之邁說連他自己都想不到，但這也很容易解釋，之邁是在為廷獻先生完成這一方面未竟之功。從此文中，不但可以看出之邁對廷獻先生的敬佩，也可以看出廷獻先生對之邁的器重。如同民國卅八年我國在聯合國大會所提出的控蘇案，廷獻先生着手起草此一重要文書之初，之邁即被調到紐約一起工作。控蘇案幾經周折，卒於民國四十一年在聯合國第六屆大會通過，成立決議，這是廷獻先生的一件偉大成就，而為其重要助手者，之邁便是少數人中的一。照之邁自己的說法：「從民國卅八年起至民國

四十四年（除了民國四十年），我一方面在華盛頓駐美大使館任職，一方面則於每年九月中旬赴紐約參加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工作。」由以上種種看來，他和廷黻先生交往的密切，共事的久遠，相知的深厚，自不待言。以一個具備這樣歷史條件的人，再加上他本身學問的素養，來寫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，自能以賅實的記事，刻劃出逝者爲人行事的風度和品格，其文情的突出，自有來由。

胡適之先生曾說過：「傳記最重要的條件是記實傳真，而我們中國人却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。」遠在兩千年前，王充已有感於「世俗所患，患言事增其實，著文垂辭，辭出溢其真」的毛病。從古到今，所有傳記碑誌，只有習慣性的頌揚，極少真實性的介紹。時至今日，我們應負起挽回這一類風的責任，樹立起寫傳記的真品格，新風氣，在這件事上，之邁已打了先鋒。

廷黻先生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無疑有他卓越的地位，他在聯合國孤軍奮鬥達十五年之久，對國家在這一時期貢獻之大，誰都不能否認。以這樣一個人物自應有大手筆來記載他的生平，當然我不能說之邁此文已好到不能再好，已可代替蔣廷黻先生的傳

記，但至少以紀念文字來看，這是一篇極成功的作品。

我自民國十四年由歐回國，首先到了北平，住在我二姊性仁家裡，所有二姊文孟和和二姊的許多朋友，多數是當時北方的大學教授，我都是從那個時候認識的，但我記不起往來的人中有廷獻先生。我認識廷獻先生，是在我和內子懿凝二度遊歐時起。我記得很清楚，那是在民國廿三年的雙十節，地點在莫斯科我國駐蘇大使館慶祝國慶的盛會中。至於後來漸漸相熟而有較多接觸，則在民國卅八年，我參加聯合國遠東防洪局工作以後。

這次我爲寫序，翻閱了坊間出版的蔣廷獻選集，發現廷獻先生所寫追念梅校長一文中，有這樣幾句話：「要紀念梅校長，可說的話，應該說的話，真太多了。」其中的兩句，我很可以借來引用以喻之邁此文，即：「邁已將「可說的話，應該說的話」統統說了，而且說得不能再好。我於此原無「添足」的必要，但我和廷獻先生既然也有一點交往，對他不是全無認識，更因讀之邁文後引起了若干感想，就想借此機會，將我對廷獻先生的認識，也在此地略爲說一說，以就正於邁。」

就我的認識而言，廷黻先生是：

一個積極的好人；

一個理想的現時代所需要的知識份子；

一個真正的愛國者；

一個懂得自用的人。

我說廷黻先生是一個積極的好人，何以故？他是一個研究歷史極有心得的人，他對國家當前的處境，看得特別清楚。很早很早，他已在提倡要改革一般人的人生觀，要注重事業而不注重地位。他在幾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一文中就說：

「我以為我們要首先改革我們的人生觀，圓滑、通融、敷衍，以及什麼消極、清高，都是該打倒，我們要作事。……吃苦要作事，捱罵也要作事。官可不作，事要作。別的可犧牲，事業不可犧牲。作事的人，我們要擁護，要崇拜。說便宜話的人，縱使其話說得十分漂亮，我們要鄙視。對一切公私事業，只要大政方針不錯，我們只有善意的批評，沒有惡意的破壞。我們知道現在所作的事業都是新事

業，是我民族沒有經驗過的事業；作，或者要作錯，不作，則永遠作不好；作，尚有一線之望，不作，等於坐以待斃。」

我何以說，廷黻先生是一個理想的現時代所需要的知識份子，且看他在知識階級與政治一文中所說：

「我們知識階級的人應該努力作現代人，造現代人；

現代人相信知識、計劃、組織；

現代人以公益爲私益；

現代人是動的，不是靜的，是入世的，不是出世的。」

廷黻先生指出知識階級應該努力作現代人，而且對「現代人」下了定義，定了一些行爲標準，這一切，他自己是完全做到了的。

在廷黻先生前前後後所寫許多文章中，他喜用「事業的人生觀」這個名詞，並且一再加以介紹。他雖沒有明說，我覺得這就是他自己的人生觀。在漫談知識份子的時代使命一文中，他有如下的說明：

「士大夫恥言利，這是我們的傳統。……時至今日，這種傳統尚有幾分效力，……他們祇求的是適當的工作機會，他們的生活目的是事業的成就，而不是金錢。……這種人生觀是事業的人生觀，不是金錢的人生觀。這是從工作本身找樂趣，其出發點和原動力是工作慾，不是收穫慾。」

在另一文中，他說：

「中國的士大夫階級都不以財產爲人生最高目的，而重視事業，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最大成就與最高目的。」

廷黻先生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，他主張知識份子應當投身政治，他甚至批評知識份子鄙視政治之不當。他又說「至今尙有人在作夢，一種夢是教育清高而作官不高，另一種則以爲惟獨作官是光榮」。他並不視作官爲光榮，亦不以爲作官不清高。他毅然投身實際政治，是一種有抱負、有計劃的行動，可是他未嘗不清楚中國政治黑暗的一面，因之他在民族復興的一個條件一文中也說：

「凡抱有事業志願而入政界者，十之八九在極短的時期內無不感嘆的說：『在